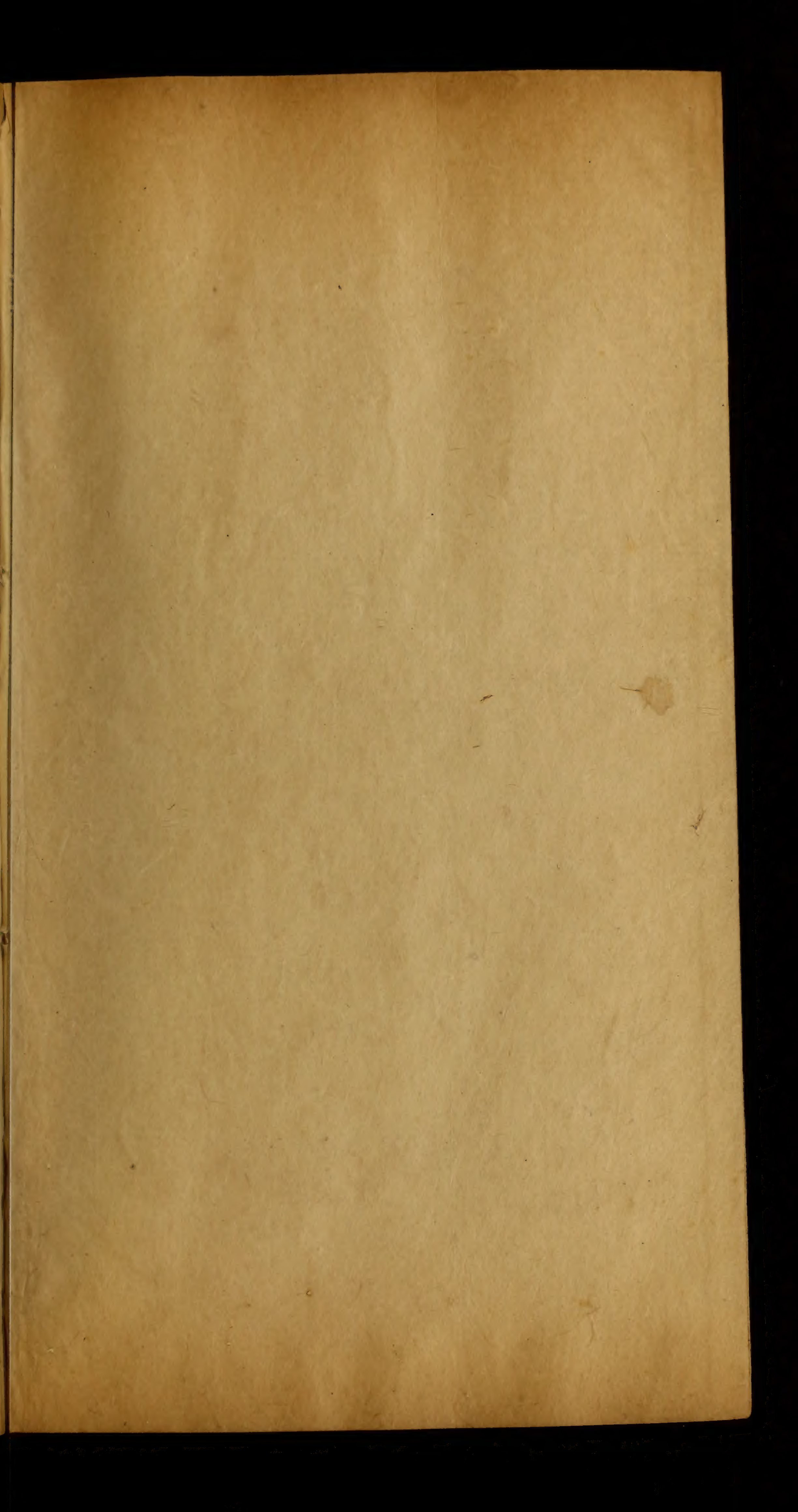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九

蜀漢

帝禪

己巳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于乘輿。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字元則沛國人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耶。爽所親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胸。聲氣纔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

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字子元晉諡景帝。昭字子上晉諡文帝。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太僕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分據爽、羲營。奏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有無君之心。皇太后令罷爽兄弟吏兵。以侯就第。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爲。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名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不能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

曹冏請建同姓與曹植求通親親名爲國計實濟私志然爾時司馬羽翼已成方且欲置諸王公于鄴矣冏奏非徒不足以衞爽乃適足以忤懿耳

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己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于是收爽、羲、晏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先是。宗室曹冏上書曰。古者必建同姓。以名親親。必樹異姓。以名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務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冏欲以感悟曹爽。爽不能用。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作一課。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

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怒。以爲狂。及何鄧敗。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之。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荀粲。字奉倩。彧之子。王弼。字輔嗣。山陽人。

魏司馬懿自爲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懿爲丞相。汪克寬以提要本作自爲。今依之。

魏護軍夏侯霸字仲權。淵之子。來奔。

霸爲曹爽所厚。以父死于蜀。常切齒有報讎之志。爲征

蜀護軍。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侯元。霸之從子。爽外弟也。至是。司馬懿召元詣京師。霸以爽既誅。而元又被徵。恐禍及。遂來奔。姜維問之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鍾繇之子。名會。士季其字也。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今鞏昌府岷州。古麴城。即維所築。使句安句音鉤。句芒氏之後。以名爲氏。李韶守之。聚羌胡質任。謂諸羌所侵偪質臣子。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字元伯。羣之子。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軍救之。出自牛頭山。明史地理志。在岷州東南。與泰相對。泰勅諸軍。各堅

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注見前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庚午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

初潘夫人有寵于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旣與太子和有隙事具前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字子遠吳宗室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汝南人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吳置左右

無難督。又置五營督。各有督領之。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杖之一百。遂廢和爲庶人。徙故鄣。漢縣。吳屬吳興郡。故城在今浙江湖州府安吉州。賜霸死。殺楊竺。全寄等。據尋亦賜死。遂立亮爲太子。明年。立潘氏爲皇后。

辛未 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吳大元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淩及楚王曹彪。字朱虎。武帝子。由白馬王。徙封楚。遂置諸王公于鄴。

初。淩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晉魏犨子顆封于令狐。後以爲氏。爲兗州刺史。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于彊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會愚以病卒。至是。淩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

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水經注。沙水過陳縣東南。注于潁水。水次有大堰。卽古百尺堰。陳縣。今陳州府淮寧縣是。凌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綱目于司馬懿父子。高歡。宇文泰之死。皆准曹操例。具官書卒。以其爲魏。晉。齊。周之祖也。今依之。

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爲太子太傅。總統國事。

吳主權頗寤太子和之無罪。會祀南郊。得風疾。欲名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宏固爭之。乃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狠自

禕秉鈞專閫當以君國爲重豈宜自計乃惑于術數率爾遷屯鄙陋若此安足與任大事亮素以忠純目禕失精鑒哉

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名之。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恪至建業。見吳主于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宏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于恪。惟殺生大事。乃以聞。

費禕北屯漢壽。本漢葭萌縣。蜀漢改名。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以陳祗守尚書令。

禕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

壬申 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春正月。魏司馬師自爲大將軍。

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爲太傅。

吳主權病篤。潘后使人問漢呂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虐戾。伺其昏睡。縊殺之。召諸葛恪、孫宏、太常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及將軍呂據、字世議。範之子。侍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宏素與恪不平。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宏咨事。于坐殺之。乃發喪。諡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以恪為太傅。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胡三省注。吳主權置校官。專任以為耳目。今息校官。即所謂罷視聽也。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眾莫不悅。

吳徙其齊王奮字子揚。權第五子。于豫章。

先是。吳主權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奮為齊王。居武昌。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後立為景帝。為琅邪王。居虎林。即武林城。在今江南池州府貴池縣。至是。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

齊王奮于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謂魯王霸）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奮懼。遂行。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堤。（在今江南和州含山縣西南。接廬州府巢縣界）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戰于徐塘。（胡三省注。東興近地）魏人敗走。

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俠通。（與夾）築兩城。（水經注。湖水東逕右塘。山上有城。塘即東興堤。城即關城也。胡三省曰。濡須山。在和州。謂之東關。七寶山。在無爲軍。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爲石梁。鑿石通水。）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留氏。衛留封人之後）守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王昶。逼江陵。仲恭

毋邱儉。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安定臨涇人。鎮南毋邱儉。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立船津要。則彼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惟有擇地居險。奪其肥壤。使還墝地。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詔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恪將兵四萬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渡。陳于堤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讀如闢。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

光武推心掀腹何嘗不信
任新附或且因以建功要

進。時北風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會天寒雪。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其前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魏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而已。

癸酉 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後漢建安中。析金城。置西平郡。今甘肅西寧府是。獲中郎將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輒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于漢壽。

之駕馭有道耳禕之于郭循平日既非深知且爲將而沉湎于酒以致遭患其失在禕更非岑來可比

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爲戒。禕不從。故及。

二月。吳諸葛恪擊魏。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荊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疲勞。固諫不聽。恪因著論諭衆。論曰。昔秦但得關西耳。尚并合六國。今以魏比秦。土地數倍。以吳蜀比六國。不能半也。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于今適盡。而後生者未長。又司馬懿殞斃。而其子幼弱專國。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是其厄會也。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何不閉關自娛。而數出攻楚。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每鑒荊邯之說。近見家叔父陳表。未嘗不喟然也。荊邯說公孫述。諸葛亮出師表。俱見前。

衆人皆心以爲不可。莫敢復難。獨滕胤謂曰。君前破彊

禕之言似是而非試思後主昏庸信任奸宦安能保國治民若姜維雖近冒昧然其志固在乘機恢復也少與之兵是自敗國事安得謂忠庸腐者流以言息兵則撫掌大悅宜其以禕為是耳

敵。天下震動。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掠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擊魏。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注見前。

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儌倖。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遂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

吳師圍魏新城。不克。

吳諸葛恪入淮南。圍新城。姜維復在狄道。司馬師以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問于虞松。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

弱而彊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于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泰至洛門。注見前。維以糧盡引還。揚州牙門將張特字子產。涿郡人。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撤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乃引去。鄧艾言于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于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峻殺南陽王和

恪還建業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搆恪于吳主亮云欲為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并夷三族臨淮臧均表請聽故吏收葬從之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是果敗吳羣臣表峻為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南陽王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收和印綬遣使者賜和死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

甲戌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字安國馮翊人。及太常夏侯元。光祿大夫張緝。字敬仲高陵人。遂廢其后張氏。魏后張氏。胡三省曰。曹操弒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有以敎之也。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淸名。其父太僕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時太常夏侯元。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爲師所擢用。而心常在元。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詰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遂收元。緝下廷尉。鍾毓字稚叔。繇之子。案治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元代之。緝知其謀。遂皆夷三族。幷廢張后。夏侯霸之入蜀也。邀元與俱。不從。及司馬懿卒。中領軍許允謂曰。無

復憂矣。元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一[illegible]子[illegible]上不我容也。及下獄。元不肯下辭。鍾毓自夜爲辭。流涕示之。元惟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後允出爲鎭北將軍。與魏主芳別。涕泣歔欷。師諷有司奏其罪。徙樂浪。道死。正始中。元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許允。字士宗。高陽人。

夏。姜維伐魏。

維出隴西。與魏將徐質戰。敗之。拔河間。胡三省曰。當作河關。河關故縣。在今甘肅河州。狄道臨洮。三縣。遷其民還。將軍張嶷戰死。所殺傷亦過當。詔封其子爲侯。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

高貴鄉公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立之

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芳懼不敢發司馬師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莫敢違乃奏收璽綬歸藩于齊芳與太后垂泣而別乘王車從太極南殿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司馬孚字叔達懿次弟也師將立彭城王據文帝子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明帝弟子于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召羣臣議迎髦于元城先是師遣郭芝入收芳璽綬太后令芳侍御引璽綬置坐側

及羣臣議定。師又使請璽綬迎髦。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授之。十月。髦至元武館。胡三省注。在邙山之尾。直洛城北。羣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羣臣迎拜。髦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卽位。時年十四。百僚皆欣欣焉。

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字仲若。譙郡人。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

初。欽以驍果見愛于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安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子

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五六萬衆渡淮至項注見前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河南尹王肅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基言于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進據南頓注見前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保項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來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小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

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漢縣。魏于此置郡。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府霍邱縣。）向壽春。胡遵出譙宋。（譙。漢縣。建安末改郡。今潁州府亳州是。宋。謂睢陽。故宋都也。）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本漢博陽縣。王莽更名。後漢省。故城在今陳州府商水縣。）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于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啟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汝陽故城在商水縣。）欽軍退。儉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槖皐。（前注見。）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

遂詣峻降。儉走愼縣。注亦見前。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詔夷儉三族。以諸葛誕爲鎭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吳軍亦還。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師病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督諸軍而卒。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魏主髦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屯洛水南。詔以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愼哉。

秋。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于洮西。洮水西。遂圍狄道。不克而

還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字彥偉清河人與戰于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陳軫語見戰國策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于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

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

丙子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吳太平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

魏主髦視學。

初。魏主髦宴羣臣于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至是。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常與中護軍司馬望字子初。孚之子。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及鍾會等講宴于東堂。特加禮異。魏主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會集。輒馳而至。

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城名。在甘肅階州成縣西北。魏人以其力竭。

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今秦州清水縣有段谷水。元和志。鄧艾敗姜維于此。大破之。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

八月。魏司馬昭自為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吳孫峻死。以其從弟綝字子通。為侍中。輔政。

先是。吳將軍孫儀等謀殺峻。事泄。死者數千人。并及朱公主。朱據妻。至是。將軍呂據當進軍淮泗。峻入其營餞之。據軍伍嚴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以後事付綝。

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

吳將軍呂據在江都。聞孫綝輔政。大怒。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出駐武昌。未行。據引兵還。約胤共廢綝。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而使人趣胤行。胤懼。勒兵自衛。綝表胤反。發兵攻圍之。或勸胤曰。引兵至蒼龍門。（吳建業宮門。）將士必委綝就公矣。時夜已半。胤特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殺胤。夷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綝多行無禮。將軍王惇與峻從弟憲謀殺之。事洩。皆死。）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詔

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檄祥爲别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王覽字元通。

丁丑 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吳太平二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

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料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

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爲死士又請增兵築城以備吳寇意欲保有淮南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于昭曰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賈充字公閭逵之子四征魏置征東征西征南征北四將軍是爲四征五月詔徵誕爲司空誕遂

殺揚州刺史樂綝。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琮之子。全端唐咨。利城人。等。與文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邱頭。今陳州府沈邱縣東。有武邱。本日邱頭。司馬昭更名。使將軍王基陳騫。字休淵。矯之子。圍壽春。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注見前。爲欽外勢。基四面合圍。擊欽。異。皆破走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胡三省注。在巢縣界。復遣異等解壽春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會全懌兄子輝等。得罪于吳奔

魏昭偽作輝書告懌等。言吳中怒諸將不能拔壽春。欲盡誅之。懌等恐。遂率衆出降。誕將蔣班、焦彝。勸誕并力決死。誕不從。班、彝踰城自歸于昭。

姜維伐魏。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長城。戍名。在西安府盩厔縣。水經注。駱谷水流逕長城西是也。積穀多而守兵少。魏都督司馬望及鄧艾。進據之以拒維。維數挑戰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

戊寅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文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

衆。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殺欽。欽子鴦、虎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于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時議者以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以王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是月，姜維聞諸葛誕死，遂引兵還成都。

養老乞言本非急務其失與其用封建等況高貴鄉公時方多事之時應措施者多矣而乃拘牽古義其迂可笑亦可憫

不害成亮之所以囑紀也然終以婦人漏泄不密孰甚于此鼠矢燭奸則所謂小事不糊塗耳

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

秋八月魏主髦養老乞言于太學

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康成之孫康成子益恩被黃巾之難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爲五更

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

休以綝爲丞相封兄子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爲烏程侯

孫綝以其主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據入宿衛恩幹闓分屯諸營以自固亮陰與全公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爲衛將軍亮使尚子紀語尚嚴整兵馬孤當率宿衛臨橋且曰勿令卿母知女人不曉大事且綝姊也邂逅漏泄悞孤非小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九月綝以兵襲全尚執之殺劉承于蒼龍門外遂圍宮亮大怒

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近臣共牽止之不得出綝使光祿勳孟宗（字恭武江夏人）告太廟廢亮爲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長沙臨湘人魏尚書令階之弟）不肯署名綝怒殺之遂迎琅邪王休于會稽遣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後會稽謠言以亮當爲天子休黜爲侯亮自殺）綝于是殺全尚遷全公主于豫章（綝以休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唯唯選曹郎虞汜曰明公擅廢立之威誠欲上安宗廟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竊恐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于後世也綝不懌而止虞汜字世洪翻之子）十月休至羣臣奉上璽符三讓乃受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綝稱草莽臣詣闕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慰諭之以爲丞相荊州牧封南陽王子皓爲烏程侯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或告綝反休執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求出屯武昌休許之凡所請求無一違者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衛士又告綝反休將討之密問于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十二月臘會綝稱疾休强起之不得已而入奉布目左右縛而斬之以其首令衆諸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

然户不守而却屯以引敵且欲俟其退而出搏之宜開門揖盜之見劉友益以爲維之失計漢所以亡良然

千人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斲其木而埋之改葬諸葛恪及胤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名還有乞爲恪立碑者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于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建興八年諸葛亮築漢城于沔陽樂城于成固。漢城在今漢中府沔縣對樂城而言謂之西樂城樂城卽成固縣南城是也在今縣南

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其後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歛兵聚穀退守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于是詔督漢中胡濟字偉度義陽人卻屯漢壽王含守樂城蔣斌偉之子

守漢城。

己卯二年魏甘露四年吳永安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

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于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字龔襲義陽人爲尚書令諸葛瞻字思遠亮之子爲僕射。

祗以巧佞有寵權位在姜維之上及是卒帝爲之流涕蜀人追思諸葛亮因咸愛瞻每朝廷有一善政雖非瞻所建造百姓皆傳相告曰此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

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春正月朔。日食。三國志失書甲子。

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于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

散騎常侍王業。武陵人。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

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

于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

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

賈充入。與戰南闕下。髦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

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

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濟刺髦刃出于背時大雨雷電晦冥昭聞之大驚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之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逼之乃入見泰悲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于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向雄字茂伯山陽人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濟不即伏罪裸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六月。魏主奐立。

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

辛巳 四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字長元。義陽人。為尚書令。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建特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 吳使薛珝綜之子。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

乎。

鮮卑索頭鮮卑別部。姓拓跋氏。黃帝子昌意之苗裔也。北史。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氏。貢質于魏。

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音楂寒。猶漢之單于也。毛。後魏諡成帝。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諡宣帝。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諡獻帝。使其兄弟七人。兄紇骨氏。普氏。拓跋氏。弟達奚氏。伊婁氏。丘敦氏。俟氏。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分統部衆。爲十族。九姓與鄰。共爲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諡聖武帝。使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是爲後魏始祖神元帝。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治。後漢廢。故城在今歸化城南。部衆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其子沙漠汗諡文帝。貢于魏。因

留爲質。胡三省曰。拓跋氏始見此。

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吳永安五年。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明史地理志。洮州西南。有臨潭城。卽古洮陽城。洮州。今屬鞏昌府。不克。

維將出軍。車騎將軍廖化字元儉。襄陽人。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于寇。用之無厭。何以自存。

維遂伐魏。攻洮陽。鄧艾與戰于侯和。明史地理志。洮州有侯和城。破之。時黃皓用事。維啓帝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遂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明史地理志。洮州西南。有古沓中戍。

吳以濮陽興濮陽。以地爲氏。興字子元。陳留人。爲丞相。

初。吳主休在會稽。與爲太守。遇之厚。而張布嘗爲左右

諸人雖自托佯狂垢汙然

督將。及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布以昭沖。切直恐入侍。言己過。固諫止之。休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解也。布惶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昭等入。　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字叔夜。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避怨徙譙郡銍縣。家于嵇山之側。因以命氏。

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殷有阮國。其子孫以國為氏。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籍兄子咸。字仲容。山濤。周官有山師。其後以官為氏。濤字巨源。河內人。向秀。字子期。山陽人。王戎。字濬沖。琅邪人。劉伶。字伯倫。沛國人。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敗禮傷化固法所不容也
郎以明哲保身言亦有以
孫登爲正

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
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毁瘠骨立。居
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于司馬昭座。曰。卿
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
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訓人。宜擯
之四裔。無令污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咸素幸姑
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伶
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尤
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
之放達。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鍾會聞康名。造之。
康箕踞而鍛。康性好鍛。鍛。小冶也。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
銜之。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
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字仲悌。親善。安
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毋邱
儉。與安皆有盛名于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敎。宜因此

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猶言謀也。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

會艾方銳意圖蜀。蜀之君臣即恪守陘塞。尚恐不足禦之。乃以閹豎信巫。致使從中掣肘。不亡何待。禪之庸闇。更不止于燕雀處堂矣。

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在漢中府寧羌州西北。水經注謂之關城。今曰陽平關。及陰平之橋頭。今階州文縣城南。有陰平橋。跨白水上。即水經注所云白水東逕橋頭。是也。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癸未 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春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

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至是校尉習隆襄陽人。等。請近其墓。亮遺命葬定軍山。因山爲墳。在今漢中府沔縣。立一廟于沔陽。以時賜祭。其故臣吏。欲奉祠者。皆至其廟。斷其私祭。以崇正禮。從之。

夏。吳交趾殺其太守以降魏。

吳交趾太守孫諝貪暴。郡吏呂興殺之。而請吏于魏。九眞。日南皆應。魏以興爲將軍。遣兵助之。未至。興爲其下所殺。其後吳三攻交趾。皆敗沒。已復取之。晉遣楊稷毛炅戍交趾。吳將虞汜陶璜擊破之。禽殺稷炅。九眞日南皆還屬事在晉泰始七年。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義陽人。形之子。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亦曰劍門。在今四川保寧府劍州東北。水經注。小劍戍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元和志。大劍即古梁山。其山峭壁千仞。下瞰絕澗。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以通行旅。

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嶺名。元和志。甘松嶺在松州嘉誠縣西南。嘉誠故城在今四川龍安府松潘衛。沓中。注見前。以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水經注。濁水東逕武街城南。濁水今日下辨水。在階州成縣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

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持節監軍事。行鎭西軍司。八月。軍發洛陽。漢遣廖化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敕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會平行至漢中。使兵圍二城。徑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使護軍胡烈字武元遵之子。爲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率衆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鬭而死。會遂長驅而前。大得藏庫積穀。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追躡于彊川口。胡三省注彊川在彊臺山南。地理今釋。西傾山一名彊臺山。在今鞏昌府洮州西。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合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遇化翼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冬十月。吳人來援。

遣使告急于吳。吳使大將軍丁奉向壽春。丁封奉之弟。孫異部之子。向沔中救漢。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初昭累辭進位爵賜。至是蜀捷交至。詔復授之。昭乃受命。辟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為相國參軍。舒少時遲鈍。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衡嘗使守水碓。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廢興大事。眾人莫敢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衞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蜀漢戍今爲縣屬四川龍安府）趨成都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艾言蜀已摧折宜遂乘之乃自陰平行無人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方輿勝覽江油左擔路鄧艾伐蜀置關道一十二處行者自北而南右肩不得易所負故名左擔）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于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尚書郎黃崇（權之子）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

北地王慷慨捐軀凛凛有生氣劉禪犁牛固不足論姜維以下諸將士平日咸

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爲琅邪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劉友益曰獻帝之廢漢未亡也至此而亡矣故特揭著之

漢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地帝使羣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譙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南當早爲計今大敵已近羣心無可保者恐發道之日其變不測就能至南遠夷平常無所供給猶數反叛今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耗損諸夷其叛必矣乃用譙周策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

以恢復自命乃俱闘風而
靡無復具人心者不啻譙
周衛國罪不容誅矣

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率羣臣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見。禁將士無得虜掠。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以下官。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姜維等及諸郡縣圍守。得敕放仗。詣鍾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吳兵還。

吳聞漢亡。乃罷兵。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以能克。悌曰。不然。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玩戎黷武。民勞卒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張悌字巨先。襄陽人。

甲申　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元興元年。凡二國。

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

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于晉公昭，請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與冶，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使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甚。會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

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奐幸長安。令山濤爲行軍司馬。鎮鄴。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兵少。會因此欲令艾殺瓘。并以爲艾罪。瓘知之。乃以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平旦。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內。執其父子。置之檻車。會至。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欲使姜維爲前驅。自隨其後。時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親信代領諸軍。所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誅

諸將。猶豫未決。護軍胡烈親兵。出取飲食。烈紿語親兵。及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共斬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死喪狼藉。瓘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追出艾于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兵襲艾父子于綿竹西。斬之。初。魏軍發洛陽。或問參相國軍事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荅。及是。二人皆被誅。果如寔言。寔字子眞。平原高唐人。

三月。魏晉公司馬昭進爵爲王。

魏詔晉公昭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

字景倩。或之子。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

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禪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昭與禪宴。爲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于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秋。七月。魏以羅憲（羅以國為氏。憲字令則。襄陽人。）為陵江將軍。

初。漢使羅憲守永安。及漢敗。憲得其主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吳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不義甚矣。乃繕甲誓衆。厲以節義。與吳人戰。大破之。吳主怒。遣陸抗（字幼節。遜之子。）等帥衆增其圍。憲被攻凡六月。魏荊州刺史胡烈救之。吳師遂退。晉王昭使仍舊任。加號將軍。時漢建寧太守霍弋督南中。聞成都不守。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勸弋速降。弋曰。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及得禪東遷之問。乃率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唯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昭善之。委以本任。（在三。語見左傳。）

吳主休殂。烏程侯皓立。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讀如彎。）拜。把興臂。指𩅦託之而殂。（謚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善。稱皓才識明斷。加之好學。奉遵法度。興與左將軍張布言于朱太后。乃迎立之。吳主貶朱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吳主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當時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乃因興布入朝。執之。徙于廣州。道殺之。夷三族。明年。復殺景后。及其二子。）

八月。魏司馬昭以其子中撫軍炎（即晉世祖。）爲副相國。冬。十月。立爲晉世子。

初。晉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字大猷。）以攸繼景王後。

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于炎昭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大業宜歸攸欲以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亦以爲言乃遂立炎

乙酉魏咸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吳甘露元年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秋八月魏晉王司馬昭卒子炎嗣

謚昭爲文王葬崇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冬吳遷都武昌

從西陵督步闡隲子之請也武昌墝埆揚民泝流供給苦之謠言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陸凱以爲言明年乃復還建業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

孚雖未與廢立之謀然身爲上公曾不知大義滅親或極言規正或爲國討賊事勢已去乃以拜辭流涕自號純臣遺令猶稱魏貞士其誰欺乎

魏主禪位于晉。出舍金墉城。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魏明帝築。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主即皇帝位。奉魏主爲陳留王。即宮于鄴。魏氏諸王皆降爲侯。魏自文帝篡漢至陳留王。凡五主。合四十六年。追尊宣王景王文王爲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晉大封宗室。

晉主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叔祖父孚爲安平王。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叔父伷東莞王弟攸齊王。其餘封各有差。伷字子將宣帝子。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齊王獨不敢皆上請。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

初。魏禁防宗室甚峻。又禁錮諸劉皆不得仕進其諸將

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俱留質任于京師。及是。晉悉除罷之。

晉初置諫官。胡三省曰。漢有諫大夫。後漢有諫議大夫。魏不復置。晉以散騎常侍。拾遺補闕。即諫官職也。

晉以散騎常侍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及皇甫陶。共掌諫職。元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言之。略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使元草詔以進。然亦不能革也。

丙戌晉泰始二年。吳寶鼎元年。春正月。晉立七廟。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名鈞。字叔平。以下。凡七室。征西將軍鈞。豫章太

守曼。潁川太守儁。京兆尹防。與宣帝。景帝。文帝。爲七廟。

晉除郊祀五帝座。

羣臣奏。五帝卽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晉主。王肅外孫。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

三月。吳遣使如晉弔祭。

以文帝之喪也。使者丁忠還。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漢縣。魏爲郡。今河南光州是。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羣臣。鎭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而遣使來和。先是。晉遣使致書吳主。非求援于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倖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師。然遂與晉絕。

夏六月丙午晦日食。

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元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

復膳。詔曰。毋念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沈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于所天。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氏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于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于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晉罷山陽督軍。除其禁制。胡三省注。魏奉漢帝爲山陽公。置軍防衞。至是。人心去漢已久。故罷之。

十一月。晉并圜方丘之祀于南北郊。

丁亥（晉泰始三年。吳寶鼎二年。）春。正月。晉立子衷（字正度。）爲太子。

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

晉徵犍爲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不至。

晉主徵李密爲太子洗（蘇典反。）馬。（續漢志。洗馬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于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于人故也。

夏。六月。吳作昭明宮。（晉太康地記。吳有太初宮。權所起。昭明宮皓所造。昭明在太初之東。方五百丈。）

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

圃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費以億萬計丞相陸凱中書丞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切諫不聽。先是吳主還自武昌。后滕氏寵衰。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衆。又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簡閱不中。乃得出嫁。于是後宮千數。被服華麗。因之民俗滋奢。華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侈。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黼黻。兵民之家。亦皆逐俗。內無擔石之儲。出有綾綺之服。至于富商大販。奢恣尤甚。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欲求富給。其可得乎。不聽。

秋九月。晉禁星氣讖緯之學。胡三省注。星。謂星者。氣。謂望氣者。讖緯之學。後漢以來有之。

戊子 晉泰始四年。吳寶鼎三年。春正月。晉律令成。

先是。晉主命賈充等正法律。至是。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充等就漢律九章。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其不入律者。悉以爲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晉主

親自臨講。中書侍郎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請抄死罪條目，懸以示民。從之。

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詔河南尹杜預（字元凱，恕之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于心，不泥于法。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于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晉主親耕耤田。

三月，晉太后王氏殂。

晉主居喪，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

王祥以孝行稱乃爲魏太尉而復仕與午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之謂何

亡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典禮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胡氏三省曰王祥之所以可尚者孝于後母與不拜晉王耳君子猶謂其任人柱石而傾人棟梁也理致清遠言乎德乎清談之禍迄于永嘉流及江左猶未已也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九月。晉大水。

己丑晉泰始五年吳建衡元年。春。二月。晉以羊祜督荊州諸軍事。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濟陰太守文立字廣休。巴西人。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死于其主。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為庶人。息子也。著募二

子名奚官少府屬凡男女沒入者屬焉

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

冬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

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都尉何定汝南人前爲大帝給使吳主即位信任之方用事專爲威福凱面責其姦邪定大恨之及是凱疾病吳主遣人問所欲言凱陳定不可信用因薦樓玄字承先蘄人賀邵字興伯齊之孫張悌及族弟抗等清忠卓茂可訪以時務遂卒吳主素銜凱切直且入何定之譖竟徙其家于建安本漢東侯官地三國吳置縣今爲福建建寧府治

庚寅晉泰始六年吳建衡二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城名在荊州府松滋縣水經注江水南逕孱陵縣之樂鄉城陸抗所築

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于秦。西楚所以屈于漢也。今敵之所據。廣于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謹陳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

六月。晉秦州刺史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樹機能之祖日壽闐。在孕時。其母相掖氏。寢而產于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此即南涼禿髮烏孤之五世祖。敗死。

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置雍涼之閒。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乃分置秦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等郡。治冀城。以胡烈爲刺史。至是樹機能作亂。烈討之。敗死。明年。樹機能

與北地叛胡圍金城。涼州刺史牽宏。觀津人。魏牽招次子。復爲所殺。初。陳騫言于晉主曰。胡烈牽宏皆勇而無謀。彊于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晉主不以爲然。及是。二人皆兵敗身死。征討連年。僅而能定。晉主悔之。

辛卯 晉泰始七年。吳建衡三年。春正月。吳主大舉兵出華里。胡三省注。在建業西。遇雪還。綱目作不至而還。據分注。皓出華里西上。則已過華里而西。非不至也。今改書。

吳人刁元。風俗通。豎刁之後。以名爲氏。元。丹陽人。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又得降人。言壽春有童謠云。吳天子當上。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皓意蓋欲直至壽春以應謠言。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乃還。先是。吳散騎常侍王蕃。氣體高亮。不能承顏順旨。吳主不悅。萬彧從而譖之。蕃遂被殺。及吳主出華里。或恐其不歸。與左將軍留平有密謀。吳主頗聞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及平。

不死。或自殺。平憤恚而卒。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

冬。十月丁丑朔。日食。

晉安樂公劉禪卒。諡曰思。

壬辰晉泰始八年。吳鳳凰元年。春。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初。侍中尚書令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晉主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勗字公曾。潁川人。越騎校尉馮紞字少冑。安平人。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嘗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宏政道。不宜示人以私。裴楷字叔則。秀從弟。侍中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河南尹庾純。庾氏。堯時掌庾大夫。以官命氏。純字謀甫。鄢陵人。皆與充不協。會樹機能亂秦雍。晉主以爲憂。愷及純因薦充使督秦涼

諸軍。充患之。問計于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晉主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充妻郭槐賂楊后華陰人。晉主即位。立爲皇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

至是勗與顗。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晉太宰安平王孚卒。謚曰憲。

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晉主即位。恩禮尤重。孚雖見尊寵。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卒年

九十三。

夏晉以王濬字士治。湖人。爲益州刺史。

初。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或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至是。濬爲廣漢太守。會益州軍亂。牙門張弘。殺刺史皇甫晏。縱兵抄掠。濬發兵討平之。詔以濬爲益州刺史。先是汶山白馬。注見前。諸羌胡相侵掠。及濬至。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于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時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吳郡。在今巴東。太守吾彥吳人。字士則。取以白吳主。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秋九月吳步闡以西陵叛降晉

闡世在西陵至是吳主徵之闡自以失職且懼有讒遂據城降晉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

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

抗聞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以救之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內以圍闡外禦晉兵而自帥衆赴之已而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拒肇攻之不克夜遁抗使輕兵躡其後肇兵大敗祜已

羊祜刈穀償絹送還獵獸特用是愚弄邊界之人豈真所云修德信者甚至遺酒饋藥使命頻通不惟身犯外交直廢棄軍律矣論者率以此事爲賢故不可以不辨

至江陵。聞之。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夷三族。吳主旣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于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于祜無傷也。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衍之從兄也。故皆憾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晉免河南尹庾純官尋復以爲國子祭酒。晉初立國子學置祭酒博士各一人

賈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先爲揚州都督徵還以樂陵郡公就第以純榮宦亡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爲純于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爲祭酒

吳殺其大司農樓元

吳主以樓元爲宮下鎮官名主殿中事元正身帥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賀邵諫畧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

善士以逆諫口。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非所以保洪緒也。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誣元與邵謗訕政事。俱被詰責。徙元于廣州。竟殺之。發邵病中風不能言。吳主疑其詐。收掠千數。卒無一語。乃燒鋸斷其頭。韋昭領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為傳。吳主不悅。人有言祥端者。吳主以問昭。昭曰。此家人箱篋中物耳。吳主以積怨。遂誅之。陳聲為司市。吳主愛姬使人入市。奪民物。聲繩之以法。吳主怒。假他事殺之。投其身于四望之下。又湘東太守張詠以不出算緡。會稽太守車浚以郡饑求賑。皆令梟首。尚書熊睦微諫。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膚。嘗與羣臣飲。問中書令張尚曰。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怒曰。尚知孔某不王。而以孤方之。遂殺尚。四望。山名。在今江寧府城西北。百觚。見孔叢子。堯舜千鍾。孔子百觚。

癸巳晉泰始九年。吳鳳凰二年。夏四月。戊辰朔。日食。

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

初。鄧艾之死。人皆知其冤。而莫為之辨者。及晉主即位

議郎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上疏理之。疏曰。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將吏愚戇。自共追艾。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未嘗預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亦樂爲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故蜀臣。以諸葛亮之治蜀。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毋如馮唐之言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爲郎中。

秋七月。丁酉朔。日食。

晉選公卿女備六宮。

晉主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

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明年。又取良家女。及小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宮選之。母子號泣于宮中。聲聞于外。

甲午　晉泰始十年。吳鳳凰三年。春正月。乙未朔。日食。晉書武帝紀。泰始十年日食。但有三月癸亥。不書晦朔。而無正月乙未。今依通鑑。

晉詔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

晉主以近世多由內寵以登后。亂尊卑之序。故有是詔。

三月。癸亥。日食。

秋。七月。晉后楊氏殂。

初。晉主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問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疾篤。恐晉主更立后以危太子。泣而言曰。叔父駿字文長。華陰人。女芷。有德色。願以備六宮。

晉主許之。既葬。晉主及羣臣除喪。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主從之。

晉以山濤爲吏部尚書。

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爲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所用。或非舉首。衆以濤輕重任意爲言。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晉以嵇紹字延祖。爲秘書丞。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

善屬文而無將帥材乃分夕斷父兵閑之不恤又豈所以恤抗乎代斷傷乎莫

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于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于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亦不受。助之亦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王儀字朱表。修之子。裒字偉元。）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字士仁。）元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分將其兵。機

甘字此

雲皆善屬文名重于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 南山即荊南山孫皓封爲南嶽在今常州府荊溪縣南長橋在荊溪縣治南周處字子隱

晉作河橋。以舟相比爲梁而渡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杜佑曰在河陽縣南 河陽注見前

議者難之預曰造舟爲梁河橋之謂也卒成之

晉郃陵公曹芳卒。謚曰厲

芳廢凡二十一年卒。初芳之廢也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于所寢之車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

吳比三年大疫。

乙未晉咸寧元年。吳天册元年。秋。七月。甲申晦。日食。

冬。晉追尊祖廟。宣帝為高祖。景帝為世宗。文帝為太祖。

晉大疫。

丙申晉咸寧二年。吳天璽元年。春。晉徙河南尹夏侯和字義權霸之弟。為光祿勳。

晉主得疾甚劇。朝野皆屬意于齊王攸。攸妃賈充長女也。充先娶李豐女。生二女。長曰荃。為齊王攸妃。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婿親疎等耳。謂攸及太子。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勗馮紞傾諂。及晉主疾愈。勗使紞說晉主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歸藩。以安社稷。晉主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卿。

奪老兵權而位遇無替

秋八月吳臨平湖在浙江杭州府仁和縣西北開歷陽山石印封發吳志天冊元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胡三省曰鄱陽郡無歷陽有歷陵饒州圖經亦載鄱陽歷陵縣有石印山考歷陵故縣在今九江府德安縣輿志不載有石印山惟和州之歷陽山輿地紀勝以為郎孫皓所祭之石印山蓋仍吳志之文也今以二說並注于此

吳人或言于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薉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銜璧之事也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又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復改元天璽至是歷陽

長上言歷陽山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江表傳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謂之石印發則天下太平吳主遣使者祠之封其山爲王又改明年元曰天紀

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祜上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蜀之爲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誠以力不足以相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于往時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胡奮爲平南將軍王戎爲豫州刺史直指夏口徐揚靑兖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



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晉主深納之時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于後時哉惟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

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珧字文琚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其表于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為將軍封侯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胡奮字元威烈之弟

丁酉晉咸寧三年吳天紀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

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爲公侯。

晉主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從其國使相近。其無官者。皆遣就國。異姓之臣有大功者。封郡公郡侯。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晉大水。

冬十二月。索頭拓跋力微死。

先是力微子沙漠汗在洛陽。以親老求歸。晉主許之。已而復入貢于魏。當還。衛瓘表留不遣。陰以金帛賂遺諸部大人。令致間隙。至是沙漠汗歸國。諸部大人譖而殺

之力微以憂死。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後魏諡章帝。諸部離散。其國遂衰。

戊戌 晉咸寧四年。吳天紀二年。春正月庚午朔日食。

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沒。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秋。晉大水螟。

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

有子不能自知聞言又不能自試徒以密封附合裁決欲不爲張泓所賣得乎

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冬晉以衛瓘爲尚書令

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欲啓而不敢會侍宴凌雲臺在洛陽縣魏文帝所造登之可見孟津瓘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遂悉召東宮官宴而密封尚書疑事令

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謂泓曰：「便與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主焚之于殿前，因有是詔。

晉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鉅平漢縣，晉末省，故城在兖州府寧陽縣。侯羊祜卒。謚曰成。

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主哭之甚哀。祜遺令不得以

南城侯印入柩。晉主曰。祜固辭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南州民聞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峴山。在襄陽縣南。亦曰峴首山。

晉清泉侯傅元卒。

元性峻急。爲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生風。卒諡曰剛。時司空何曾亦卒。曾厚自奉養。過于人主。博士秦秀議曰。曾驕侈過度。名被九域。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諡繆醜公。晉主策諡曰孝。秦秀。字元良。新興人。

己亥　晉咸寧五年。吳天紀三年。春。晉以匈奴劉淵字元海。爲左部帥。胡三省曰。劉淵

事始此。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于鄴。分其衆爲五部。使居幷州境內。左賢王豹呼廚泉兄子。爲左部帥。部族最强。晉文帝以鄧艾言分左部爲二國。立右賢王去卑子。使居雁門。淵。豹之子也。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字子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于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字武子。皆重之。薦于晉主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重任。時樹機能方陷凉州。晉主問將于李憙。字子和。上黨人。對曰。陛下誠假淵一

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凉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畧。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縱酒長嘯。歔欷流涕。齊王攸聞之。言于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兇逆。皓每宴羣臣。咸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奏其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宜速征伐。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于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

山濤外寧內憂之說非墨守老生常談特欲附和賈充荀勗輩耳然彼時禍本既成縱使不平吳亦何益之有固不得以是爲祜濬譏議也

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言之。未報。復具表言。畧曰。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于無功耳。若攻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

晉主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乃許之。以張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晉主大怒。充免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

十一月。遣將軍瑯邪王伷由東莞徙封。及王渾王戎。胡奮。杜預王濬唐彬。字儒宗。魯國人。等。將兵二十餘萬。分道伐吳。

十二月。晉將軍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先是。樹機能陷涼州。晉王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

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為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晉主命惟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度温水。胡三省注。武威東有温圍水。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于車上。隆轉戰而前。殺傷甚衆。至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晉詔議省吏員。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字長虞。元之子。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

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孫皓衆畔親離王濬有進無退勝敗之勢固已昭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

晉 起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凡十二世。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人。楚漢間。司馬卬為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為郡。子孫因家焉。自卬十三世。為高祖懿。晉國既建。議立世子。何曾以帝髮委地。手過膝。非人臣之相。遂定。帝由太子文帝以世子為太子。事見前。嗣為王。遂代魏稱帝。并吳而一天下。

庚子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正月。王渾出橫江。浦名。注見前。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攻丹楊。此秭歸之丹陽。注見前。破之。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

鐵鎖鐵錐奚能爲守樓船直下摧枯拉朽不待燭照數計矣然所云大炬燒鎖未免近誣江水之中炬如何燃故讀書貴在達理

吳亡旦夕可待而庸儒者且謂宜俟來冬若非預力排羣議爲之主持王濬雖勇畧必爲王渾所掣肘安能順流東下成功刻日乎

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水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數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荊門。夷道。注俱見前。杜預向江陵。遣牙門周旨等。夜濟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荊州府松滋縣西南。山北有巴復村。故名。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會詔濬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丹陽太守。諸葛靚。字仲思。魏諸葛誕子。誕死。留吳

武帝令濬受渾節度任將不專幾至僨事杜預徑造建業之計實爲扼要不愧平吳首功

等。率三萬衆。渡江迎戰。大敗靚走。悌及瑩等皆被殺。先是、悌率衆至牛渚、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畜力以待之。今若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苟其喪敗。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坐待蜀兵之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于板橋。大敗。靚欲遁去。使迎悌。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并斬瑩等。牛渚。山名。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北。其山下突入江處謂之采石磯。元和志。采石戍。爲六朝重鎭。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以濬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遂與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之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是。張

舟師之利全在運轉迅捷明濬稱大船可克敵是所謂恃衆勝寡恃強淩懦之流耳

悌敗建。揚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命乎。渾不聽。何惲。廬江灊人。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拒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嬖臣岑昏。傾險諛佞。爲百姓患苦。至是殿中親近數百人。請誅昏。吳主惶憒從之。陶濬自武昌還。謁吳主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未發而潰。時琅邪王伷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于伷。濬舟師過三山。在江寧府江寧縣西南寰宇記山有三峯南北相接吳時爲津濟處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吳自大帝建元黃武。

孫皓愚闇數語差強人意然以面縛受封之人懼罪不暇直云亦設此座相待是自取禍皓至此時能爲此語必其不降死社稷矣此語恐非當時實錄

至皓亡。凡四主。共五十九年。琅邪王伷以皓致印綬于已。遣使送皓洛陽。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孫秀。吳大帝母弟匡之孫。爲吳夏口督。以皓見疑。奔晉。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荊揚。除吳苛政。

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洛陽城東門名。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爲郎。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

王渾私意猜忌動輒阻撓豈濬何發縱指示可比安得列爲上功武帝既知劉頌之失而不能鑒別是非仍優渾爵邑何以示大公乎

刑耳。充默然甚愧。先是。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歘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爲金城太守。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姊琅邪王妃家。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爲慚愧。詔以爲侍中。固辭不受。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封拜平吳功臣。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意甚愧忿。將攻濬。濬參軍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渾與周浚牋。使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彊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至京師。與渾爭功不已。帝命廷尉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魏代漢。改京兆爲太守。等于列郡。乃詔增渾邑八千戶。

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于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患。不求益也。

滍清水注見前。楊口。楊水之口。水經注。楊水達竟陵縣北。入于沔。謂之楊口是也。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天門縣。其西南有楊口壘。夏水。在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

胡質父子清白自守尚矣然以子而問父絹所從來以之資談柄可耳正史風化所關不應存此

兵地甫平反側未靖北境又多寇警豈得高語銷兵此武帝志滿洋洸之漸杜

受大江下流入漢。巴陵注亦見前。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胡威卒。字伯武淮南壽春人。威為尚書時威由豫州刺史拜尚書復出為青州常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初威父質為魏荊州刺史有清績威往省之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止宿廐中及歸質賜以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白不識于何得此絹質曰此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乃受之威入晉歷官宰牧嘗賜見帝問曰卿清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如也。質字文德卒于荊州。

詔罷州郡兵。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乃下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

預講武屯田申明戍守可謂識時務

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虚。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

辛丑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宫。

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宫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嗜竹葉而喜鹽。故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字文通。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王沈魏書。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其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氏爲大帥。此爲慕容氏之始。晉書載記。魏時燕代多冠步搖冠。涉歸之祖好之。遂襲冠焉。諸部

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胡三省曰。步搖之說誕。或云之說慕容臣子附會之辭。

冦昌黎。魏郡。晉因之。地在今熱河塔子溝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交黎。應劭曰。今昌黎。水經注引之。考三國魏志。正始五年。鮮卑內屬。立昌黎縣以居之。又晉書地理志。昌黎郡。魏置。據此則昌黎魏始立縣。而復置郡。應劭係後漢初平中太守。去正始時已遠。注疑有誤。至今永平府之昌黎縣。乃漢絫縣地。遼于此立廣寧縣。爲營州治。金大定間。改名曰昌黎。非魏晉昌黎地也。馮智舒質實所引誤。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胡三省注。在昌黎。後慕容氏于此置縣。元魏併入龍城。龍城。即漢柳城。注見前。之北。號慕容部。胡三省曰。慕容氏始見此。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

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斬出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郭欽。西河人。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壬寅 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

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于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中護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都官從事程衛。徑馳入營。收琇屬吏考問。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白衣[illegible]

錦絲步障豪奢家或所不免珊瑚高至三四尺已涉夸誕怡澳釜蠟代薪侈而不適于用尤爲情理所必無當是似聞過甚之詞

勒統愉王不足論張華在晉人中特因文學譽望傾動一時期以公輔固非其

職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于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碎之愷怒崇曰不足多恨乃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羊琇字稚舒泰山陽平人程衛字長元廣平曲周人王愷字君夫東海郯人石崇字季倫粭盈之反餳也澳于到反沃也步障所以障蔽若今之羣屋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爲三公荀勗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紞因而譖之

材且爲賈逆則亦太過耳忠以爲華而不實自是篤論

綱目以揚雄仕莽嘗書死以斥之若賈充之唱令成濟顯行弒逆罪惡更非雄可比當時陳泰欲斬之以謝天下即充臨死亦深以謚傳爲憂乃竟與後賈恩輸國之禍淵教逆纘君之沈約均予書卒而董遺直安在即書法劉友益所云書揚雄死所以賊之其胡

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紞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奬無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兇逆耳。向令錄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帝然之。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夏四月，賈充死。綱目書卒，今改書。

充老病，自憂謚傳。去聲 從子模字思範 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死。充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爲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爲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絶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韓謐字長深，南陽堵陽人。父壽，字德真，娶賈午，充少女也。莒人滅鄫，見春秋魯襄公六年穀梁傳。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

僭不經況所以斥之其說尤爲繆戾帝如是則孟子所謂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乀當何如茲特申明義例與凡篡賊不臣如充與淵約比者悉以書死可表其卒之謀慮萬古臣子大防不致陵夷澌滅用發凡以示節臣而並著其說于此

瑛議斜批王戎充而稱自是論傳九爲千古笑談奈秀之議深得春秋褒貶大義當時乃以私意更多美諡謬矣

之道也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乃以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于是羣臣皆切諫。王渾曰。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疏者庸可保乎。帝不聽侍中王濟甄德本姓郭氏魏明帝命爲甄黃後黃郎與明帝幼女淑合葬者也。事兄前。使其妻公主濟尚常山公主德尚文帝女京兆長公主。俱入。啼泣請

齊王固賢然舉國稱之至令公主苦留是何政體晉武之所以不及堯舜人有以啟之耳

帝留攸。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明年正月。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遠藩。違舊章矣。祭酒曹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極諫。以爲當加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横造議論。遂免志官。除旉等名。賜齊王備物殊禮。　庾旉字允臧。純之子。曹志字允恭。譙人。

癸卯　四年春三月。辛丑朔。日食。

大司馬齊王攸卒。

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至

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血而薨。初攸有寵于文帝。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臨終。爲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之。王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帝故愛攸甚篤。已爲荀勗馮紞所搆。欲爲身後之慮。因出之。及薨。帝往臨喪。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夏。琅邪王伷卒。謚曰武。子覲字思祖。嗣。覲即元帝之父。

冬。河南荊揚大水。

歸命侯孫皓卒。

甲辰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

毋論中正九品足爲弊藪即可以得人而甄材之柄不出朝廷清議起而黨禍成勢所必至耳故鄉舉里選之不可行與井田封建等

昔龍降夏庭。卒爲周禍。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

乙巳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事見前。使銓次等級。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毅嘗上疏請罷之。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駮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懈德行而鋭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更立一代之制。帝雖善其言。

然亦惟世罵而後官固不成話乃濟對亦如罵一時尚有君臣父子之體乎

而終不能改。衛瓘亦言。魏乘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令九域同規。無復懸屬異土。宜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浮競自息。不報。

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

時渾子濟為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儁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丙午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位。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丁未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食。

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之。至十年夏。始成。

戊申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秋。八月。星隕如雨。

地震。

己酉 十年。夏四月。鮮卑慕容廆。字奕洛瓌。降。以爲鮮卑都督。

廆。涉歸之子也。先是。涉歸死。其弟刪篡立。既而國人殺

刪。迎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遼東鮮卑別部。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因狩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其俗謂天爲宇。謂君爲文。故號宇文部。遂以爲氏。胡三省曰。宇文氏始見此。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至是。廆遣使請降。詔以爲鮮卑都督。廆謁見東夷校尉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慚。時宇文氏段氏。遼西鮮卑別部。有段日陸眷者。以歲饑。逐食遼西。遂招誘亡叛。其衆漸盛。因徙河段。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禮以事之。以遼東僻遠。遷于徙河漢縣。魏省。故城在今錦州府錦縣。之青山。後廆以大棘城爲帝顓頊之墟。復徙居之。大棘城。在錦州府義州。

冬。十一月。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爲王。

晉惠騃劣。武帝已畢見。而以有孫自解。墨守嫡長之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以爲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鎭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柬字弘度。爲秦王。都督關中。瑋字彥度。爲楚王。都督荊州。允字欽度。爲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胡三省注。晉江州置于惠帝元康初。此江字疑衍文。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字士度。爲長沙王。穎字章度。成都王。晏字平度。吳王。熾即懷帝。豫章王。演字宏度。代王。孫遹字熙祖。爲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志。復用王佑濟從兄。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鎭要害。又恐楊氏之偪。以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爲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爲之傅。

常談坐忘遠慮唐太宗明成祖之事皆由乃事不斷實釀成之亦所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實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嘗著崇讓論。以爲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

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庚戌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熙。今依蜀漢章武三年例。大書太熙元年。而以惠帝永熙元年分注于下。

夏四月。以楊駿爲太尉輔政。帝崩。太子衷即位。是爲惠帝。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

政帝領之后召華廙字長駿平原高唐人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于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圖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

五月葬峻陽陵在洛陽縣北

賀善贊曰武帝即位如置設諫官禁獻奇異往往有可觀者然暗于知子納妃賈氏而啟五王之亂蔽于信讒疏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于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蓋以位爲樂而無深長之思故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矣

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

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于衆。將軍傅祗字子莊。嘏之子。謂曰。未有帝王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外羣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租調一年。散騎侍郎何攀奏曰。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于革命之初。輕重不倫。且大晉卜世無窮。制當垂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

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于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

而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反見怨疾乎。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劭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馮翊太守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宗室共參萬幾，禍至無日矣。駿不從。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踈遠君子，專權自恣，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爲太子。

遹既立，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爲師保。拜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于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初，和嶠嘗言于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

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以劉淵爲匈奴五部大都督。

琅邪王覲卒。諡曰恭。

子睿嗣。即元帝。考魏書以元帝爲晉將牛金子。冒姓司馬。爲琅邪王覲嗣。晉書元帝紀云。宣帝以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深忌牛氏。酖其將牛金。而琅邪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帝。說互不同。故通鑑不採。今依考異之例附注于此。

孝惠皇帝

晉代魏禪設定于賈充故楊后眷念其女若此而西晉之亡卽賈后啟之天道好還信哉

辛亥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爲庶人

初賈后爲太子妃常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于社稷豈可以其女妒而忘之耶妃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其助已返以爲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爲楊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既至觀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字思元瑯邪武王子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閹豎爲賈后謀不利于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

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詔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珧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武帝立楊后。珧上表請免異日同禍。事具前。可問張華。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羣公奏曰。皇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于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詔金墉城。詔可。先是。詔原駿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及太后廢。有司復請以龐付廷尉行

刑。詔從之。龎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

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

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字叔武。太原人。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繇以誅駿功。進爵爲王。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澹。字思弘。素惡繇。屢譖于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注見前。于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牽

秀。劉輿。輿弟琨等。皆附于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每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道左。望塵而拜。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摯以國爲氏。虞字仲洽。長安人。左思。字太冲。臨淄人。牽秀。字成叔。魏牽招子。劉輿。字慶孫。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太宰亮。太保瓘。以北軍中候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周文王遷豐。其支庶留岐者爲岐氏。勸瑋自昵于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于賈后曰。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己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

屯諸宮門免亮瓘官夜使黄門齎以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字深度收瓘長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不聽遂為肇所執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齎騶虞幡騶虞仁獸繡于幡上所以止兵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

衆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訟瓘冤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瓘曰成

以賈模張華裴頠字逸民秀之子爲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專朝以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爲衆望所依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爲侍中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兇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壬子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弑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絶膳八日而卒。

賈后恐太后有靈。覆而殯之。仍施諸厭術。

癸丑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甲寅 四年。大饑。

司隷校尉傅咸卒。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爲司隷。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絶。遂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乙卯 五年。夏。荆揚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災。

焚累代之寶。漢高祖斬蛇劍。孔子履等。盡焚焉。及二百萬人器械。

索頭分其國爲三部。

拓跋氏自悉祿立。事見前。三傳至祿官。悉祿死。弟綽立。綽死。沙漠汗子弗立。弗死。叔父祿官立。後魏諡綽平帝。諡弗思帝。諡祿官昭帝。祿官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濡水。即今灤河。水經注。濡水出禦夷鎭東南。鎭故城。在今宣化府赤城縣。今灤河。自縣之獨石口外發源。東北流。稍南。與熱河會。又東入遵化州界。至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邊墻外。之北。使兄子猗㐌諡桓帝。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注見前。使猗㐌弟猗盧諡穆帝。統之。代人衛操字德元。與從子雄字世遠。及同郡箕澹魏書作姬澹。字世雅。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已而猗㐌度漠北巡。因西畧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

丙辰

六年。匈奴郝度元反。

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胡三省注。羌居馬蘭山中。因以爲種落之號。山在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西北。盧水胡。胡三省注。胡居安定界。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字子彝。宣帝子。信用嬖人孫秀。琅邪人。與雍州刺史解系解氏。晉大夫解揚之後。系字少連。濟南著人。爭軍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肜字子徽。宣帝子。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肜。使誅之。秀友人爲之說肜。得免。倫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秋。八月。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注見前。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果敢。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陳準。諶曾孫。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于人。此成禽耳。

關中饑疫。

冬。十二月。略陽氐楊茂搜據仇池。山名。在階州成縣西。三秦記。山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曰仇池。

初。略陽清水今縣。屬秦州。縣西有西城。漢晉時故縣也。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

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駒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寖彊盛。徙居略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是後楊氏遂世據仇池。

丁巳

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齊萬年屯梁山。在今陝西乾州西北。胡渭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禹貢治梁及岐是也。一在乾州。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是也。有眾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兵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肜駿逼遣之。處攻萬年于六陌。在乾州東。今曰六陌鎮。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弦絕矢盡。救兵不

王戎誠鄙吝持籌會計已昧伐氷之義然賣李鑽核勢難遍及史傳特因其齷齪而醜詆之不覺言之失實

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秋七月雍秦旱疫

米斛萬錢

九月以王戎爲司徒

戎爲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放性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字千里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淸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

空談已無實用况將無同三語眞是模棱有何元妙爾時風俗敗壞一尙虛無一矜豪侈豪侈以王石輩爲宗而徇利之鄙夫托焉虛無以阮謝輩爲宗而徇名之庸夫托焉卽小有彼善於此而爲害則均知其人可以論其世矣

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淸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短者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母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達。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飮。卓比舍郎釀熟。因夜至甕間盜飮。爲其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敎之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廢弛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于是立言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

王澄字平子。戎從弟。樂廣。字彥輔。南陽淸陽人。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王尼。字孝孫。城陽人。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

戊午八年。秋九月。荊豫徐揚冀五州大水。

遣侍御史李苾慰勞漢川流民。

初。略陽巴氐李氏。李氏之先。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其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漢末。張魯據漢中。李氏往依之。魏武平魯。徙李氏之衆于略陽北土。名曰巴氐有子曰特。字元欽。庠字元序。流。字元通。皆有才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薦饑。略陽天水等六郡魏以漢略陽縣置郡。晉因之。後周廢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

梁（晉分益州置梁州。統漢中。梓潼等八郡。）益。不可禁止。特至劒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胡三省曰。李特事始此。）

己未 九年。春正月。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張華薦觀有文武才。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遂禽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而戎狄錯在此土。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返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

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寇。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之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高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部戶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為變乎。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

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之孫。為鎮西將軍鎮關中。

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謐怒，言于賈后，出之。又以顒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顒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張華優游卒歲之語一生學問掃地倫秀之禍乃自取耳

賈后淫虐日甚。私于太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于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尙未至于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郭充妻郭槐。頠母亦郭氏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已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頠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頠拜尙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

曰君可以言當盡言于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為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極言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頠薦平陽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出法駁案者謂出于法之外而為駁議也魯褒字元道南陽人韋忠字子節平陽人索靖字幼安敦煌人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十二月廢太子遹為庶人。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于太子又曰趙粲武帝充華與后黨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于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譖于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爲有娠內稾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之意左衛率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尙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

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后頗聞之。以卞為雍州刺史。卞飲藥死。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

十二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

較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

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以其子彪臧尙皆幽于金墉城

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淑媛彪亦尋卒

庚申 永康元年春正月皇后幽故太子遹于許昌三月殺之

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衞太子幽于許昌自太子之廢衆情忿怒衞督司馬雅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侍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于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爲內應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于人明公素黨于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于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豈徒免禍且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固使人行反

明足以察豐城劍氣而天變昭彰為有目共見華坐昧先幾以及于禍死當愧其少子然此時即去亦豈能終免哉

聞。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聞之。甚懼。三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尉氏注見前。雨血。妖星見南方。胡三省注。星見妖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妖星。太白晝見。晉書天文志。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占曰。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中台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星坼。

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趙王倫孫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刄將加頸。猶為是言邪。

不顧而出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晉左右二衛有前驅由基彊弩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時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入廢中宮汝等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冏字景治攸之子將百人排閤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齊王冏收后后見之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問起事者誰時梁王肜亦預謀因答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乃出遂廢后爲庶人收趙粲賈午考竟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等于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慮程據等自爲都督中外

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謚曰愍懷。立其子臧字敬文。為臨淮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已倫矯詔遣使賫金屑酒至金墉城，賜賈后死。倫素庸愚，復受制于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震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于倫。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荀組為左右長史，王堪、劉謨為左右司馬，束晳為記室，荀崧、陸機為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荀組字大章，勗之子。王堪，東平人。劉謨，沛國人。束氏，漢疏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因去疏字之足，改姓為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荀崧字景猷，彧元孫。

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為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

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秀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遂率國兵數百人逕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于是從者甚衆。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允結陳于承華門前。中書令陳准胡三省注。准應作準。欲應允。言于帝。遣伏胤持白虎幡晉制。有白虎騶虞二幡。以解鬬。胡三省注。白虎威猛。以麾軍進戰。非解鬬也。陳準以帝昏愚。故託言解鬬。而實以麾軍。使倫兵見之。知允之攻倫。出于帝命也。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其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初。孫秀為小吏。嘗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允敗。秀因稱崇岳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常

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　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

以齊王冏爲平東將軍。鎮許昌。

齊王冏以功遷遊擊將軍。冏意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以爲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趙王倫自加九錫。

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所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殺之。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加倫九錫。倫及諸子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畧。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后父尚書郎元之。泰山南城人。孫秀黨也。后外祖樂安孫旂與秀合族相善。故秀立之。元之封興晉侯。

前益州刺史趙廞反。廞巴西人。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厚遇李特兄弟。以爲爪牙。特等恃勢。聚衆爲盜。滕至州。文武千餘人迎之。廞遣兵逆戰。滕敗死。復殺西夷校尉陳總。廞遂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等以四千騎歸廞。廞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萬人。六郡。謂秦州之略陽等六郡。壯勇。謂流民之壯勇者。以斷北道。明年。李庠

為趙廞所殺。李特怒。遂攻廞。殺之。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詔以羅尚為益州刺史。尚入蜀。廣漢太守辛冉謂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尚不從。羅尚。字敬之。襄陽人。

辛酉永寧元年。是年正月。趙王倫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始改元永寧。春正月。以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為涼州刺史。

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悉討破之。威著西土。胡三省曰。張氏保據涼土始此。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宮即位。帝出居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

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守綱紀。並爲孝廉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及。或以白板封之。

三月。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字弘舒。扶風武王駿子。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誅及三族。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仗順討逆。百姓必不召自至。穎從之。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弱之有。歆乃從冏。顒初用長史李含謀。執冏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盧志。字子道。毓之孫。孫洵。楚之子。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張方。

河間人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冏。秀子會及士猗許超率兵拒穎。

閏月。丙戌朔。日食。

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張泓等與齊王冏戰于潁上。潁水之上。潁水注見前。穎屢破之。泓攻冏營。冏出兵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胡三省注。朝歌西有黃澤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其上。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

賞黃橋之功。猗。超。會。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湨水。注見前湨梁。會等大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起兵。百官軍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衞將軍王輿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爲應于內。攻孫秀于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于金墉城。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爲倫所拜者。皆斥免。臺省府衞僅有存者。穎顒皆至洛陽。自興兵六十餘日。戰鬬死者。近十萬人。先是。孟觀監沔北軍。冏檄至。觀知天文。以紫宮帝座無他變。倫必不敗。爲之固守。及倫誅。其屬斬之。傳首洛陽。孫旂亦伏誅。

六月。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爲大將軍。河間

王顒爲太尉各還鎮。

齊王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爲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政故事。成都王穎爲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常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進新野公歆爵爲王。歆說冏奪穎兵權。乂亦勸穎圖冏。聞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卽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劉殷爲軍諮祭酒。曹攄爲記室。江統。荀晞。參軍事。張翰。孫惠。爲掾。顧榮。王豹。爲主簿。冏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等五人。爲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穎至鄴。詔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乞運河

北邸閣米。以賑陽翟饑民。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皆盧志之謀也。初。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故欲殺之。穎爲辯理得免。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曹攄字顏遠。譙人。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張翰字季鷹。吳人。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顧榮字彥先。雍之孫。王豹順陽人。戴淵字若思。廣陵人。

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因納賂于刺史羅尚及該。數爲流民請留。流民感特。多相率歸之。會廣漢太守辛冉。營柵衝要。謀掩流民。流民大懼。歸特。愈衆。旬日間至二萬人。特乃與弟流分爲

二營繕甲厲兵以待至是冉潛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發伏擊之死者甚衆于是流民推特行鎭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將軍進兵攻冉于廣漢冉出戰屢敗奔德陽後漢縣後周廢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寧縣今綿州德陽唐所置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與特相拒求救于梁州及南夷校尉明年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特軍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爲廣漢太守軍德陽特使其子蕩等敗博兵博走衆降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張微擊破特兵進攻其營李蕩引兵還救遂破微殺之李驤進攻成都李流軍城北羅尚遺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之一二衙博姓名秦穆公子食采于衙因以爲氏

壬戌　泰安元年夏五月立清河王覃康王遐子爲皇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爲皇太子。以冏爲太子太師。東海王越字元超。宣帝弟高密王泰之子。爲司空。領中書監。

冬。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齊王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冏耽于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切諫孫惠亦以爲。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冏不能用。惠遂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

妻子逃于林慮山中。王豹致牋于冏。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王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鄭方字子回。南陽人。庾袞。字叔褒。鄢陵人。林慮山。注見前。

、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恨之。顒長史李含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顒表陳冏罪。請長沙王乂廢冏。以穎輔政。遂舉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十二月。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尚書王戎曰。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

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耶。議者可斬。百官震悚。戊。僞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故城在今西寰宇記。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陰盤縣寄理於此。晉屬京兆郡。安府臨潼縣張方軍新安。檄乂使討冏。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執冏斬之。同黨皆夷三族。含等引兵還長安。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諏。

陳留王曹奐卒。謚曰元皇帝。魏

癸亥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

李特潛渡江擊羅尚。尚軍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華陽國志。晉時益州治太城。成都治少城。胡三省曰。太城。成都府子城也。少城。惟西南北三壁。東卽太城之西墉。

特入據之。赦境內。改元建初。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于特。特分流民于諸塢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諸塢新附。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萬救尚。軍勢甚盛。諸塢皆有二志。功曹任叡因言于尚。密約諸塢。刻期同發。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收餘衆。還保赤祖。胡三省注。地名在綿竹東。李蕩中矛而死。流以宗岱將至。甚懼。欲降。李驤及特之子雄。字仲儁。特第三子。迭諫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襲擊東軍。大破之。會岱卒。軍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是年。李雄攻殺汶山太守。取郫城。流徙據之。已而流卒。雄代領其衆。衆推爲益州牧。雄攻走羅尚。遂入成都。郫漢縣。今屬成都府。

夏五月義陽（魏縣晉爲郡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栢縣）蠻張昌反詔以劉弘（字季和沛國相人）都督荆州軍事秋七月弘遣都護陶侃（字士行鄱陽人）討昌昌走衆降

新野王歆督荆州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爲亂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奔武昌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吏邱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爲主而自爲相國建元神鳳江沔間所在起兵應之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爲昌所殺詔以荆州刺史劉弘代歆爲鎭南將軍督荆州軍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皮氏樊仲皮之後）爲都戰帥進據襄陽昌攻之不克其黨石冰

晉世用人重門望最為弊政劉弘抑陟而表初不獨公正自持亦足挽末流之失

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破江州。元康初。割荊揚。二州地。置江州。統豫章。武昌等十郡。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注俱見前。皆陷之。于是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注見前。大破之。昌逃于下雋山。胡三省注。下雋縣之山也。下雋注見前。其衆悉降。

八月。劉弘斬昌于清水。初。陶侃少孤貧。為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交。後察孝廉。至洛陽。郎中令楊晫。薦之于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詔許之。弘敘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語人曰。夫治一國者。宜以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之。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

河間王顒初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討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已為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伯王之事也參軍邵續諫曰人有兄弟如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聽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八月穎顒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僕射羊玄之將軍皇甫商安定朝那人專擅朝政請遣乂還國誅玄之等詔曰穎顒敢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顒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引

兵屯朝歌。以陸機爲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苞之子。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帝如十三里橋。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于宜陽。方襲敗之。帝軍于芒山。羊元之憂懼而卒。

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　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冬。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洛城上東門。大破之。

帝自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于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在洛陽縣東。水經注。穀水東合七里澗。澗有石梁。考陝州亦有七里澗。古曹陽也。與此別。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

初。宦人孟玖有寵于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玖深怨之。玖弟超爲小督。未戰。縱兵大

陸機矜尚文詞然其人不及張華遠甚感穎私恩甘爲爪牙而不辭又不能効盧志之規正甚至抗帝顏行身陷悖逆微孟玖譖亦罪不容誅者孫拯乃以身殉之一時號爲義烈可謂不揣其本

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超敗沒。玖疑機殺之。譖于穎曰。機有二心于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帢。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雲及拯下獄。玖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華亭。今江南松江府婁縣西。有平原村。即古華亭谷。陸機故宅在其側。孫拯。吳郡人。

十一月。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討顒。

長沙王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

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乂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穎進逼京師。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言于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沈發兵襲顒。顒窘急。必詔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趨長安。

甲子　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凡僭國二。是年以後僭國初建。及嗣立或重改元者。皆分注年下。非此則不列。）春。正月。尚書令樂廣卒。廣女爲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乂。乂以問廣。廣神色不

勳徐曰廣豈以三男易一女哉乂猶疑之廣以憂卒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爲丞相尋還鎭鄴

乂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啟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刦出乂以拒穎越懼遣人密告張方方炙殺之方將士皆爲流涕穎入京師復還鎭于鄴詔以穎爲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石超等帥兵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皆殺之悉代去宿衞兵

雍州刺史劉沈及顒戰敗死之。

顒屯軍于鄭。注見前。為東軍聲援。聞沈起兵。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渡渭而軍。與顒戰。屢敗之。沈使衙博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顒黨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沈南走。被獲。顒殺之。沈為顒所獲。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以必死。葅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斬之。新平太守張光。數為沈畫計。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壯之。表為右衛司馬。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

二月。顒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廣陵度支陳敏。字令通。廬江人。及議郎周玘。字宣佩。處之子。擊張昌黨石

冰于建康斬之

先是石冰據臨淮（晉郡治盱眙。盱眙注見前。）不下。議郎周玘等起兵江東討之。推前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于是前侍御史賀循（字彦先。邵之子。）廬江內史華譚（字令思。廣陵人。）及丹陽葛洪（字稚川。句容人。）甘卓（字季思。寧之子。）皆起兵應秘。冰遣其將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至是廣陵度支陳敏謂征東將軍劉準曰。此等烏合之衆。其勢易離。請為公破之。時冰衆十倍于敏。準乃益敏兵。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玘合攻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敏為廣陵相。

顒表穎為皇太弟。自為太宰雍州牧。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

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昣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石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又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漢縣今爲彰德府治）衆十餘萬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率衆拒戰乘輿敗績于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入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

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于草中。亡六璽。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迎帝入鄴。改元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巳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越邀結藩方。同奬王室。越以惠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字武會。宣帝弟康王綏之子。虓以爲兖州刺史。

幽州都督王浚。字彭祖。沈之子。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字元邁。越之弟。起兵討穎。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穎陰圖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段務目塵。段日陸眷。再傳爲務目塵。浚表爲遼西公。以女妻之。目通鑑作勿。今

依晉書北史。

烏桓羯朱及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同起兵討顒。

顒遣石超擊之。

八月。顒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顒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字茂弘。覽之孫。善。導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顒先勅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胡三省曰。元帝中興事始此。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頴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字元明驍勇絶人博涉經史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字士則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顏師古漢書注匈奴中貴種有呼衍氏即今之呼延氏詣鄴告之淵白頴請歸會葬勿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頴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淵說頴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

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

淵至左國城。杜佑曰。在離石北。 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石。戰國趙邑。漢置縣。晉爲西河國治。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是。

幽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而還。

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敗石超于平棘。注見前。 乘勝進軍。鄴中奔潰。穎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南奔。倉卒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二千。詔貸之。于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 浚入鄴。暴掠。復還薊。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是爲後蜀。以前有蜀漢。故稱後以別之。

雄以范長生涪陵人。有名德。爲蜀人所重。先是李流據郫城。蜀民竝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衆饑乏。長生以千餘家依青城山。徐轝說長生給流軍糧。流軍復振。青城山在成都府灌縣西南。一名丈人山。欲迎以爲君。長生不可。雄遂即王位。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國爲太宰。雄以國離有智謀。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劉淵自稱漢王。是爲前趙。以後劉曜改號。故統稱趙。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于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尊安樂公

禪爲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字長宏。爲黃門郎。族子曜字永明。爲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受。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不答。及淵爲王。或謂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識。早孤。養于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爲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十一月。張方遷帝于長安。僕射荀藩字大堅。勗長子。立留臺于洛陽。復皇后羊氏。

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令上車。帝垂涕從之。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掠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爲馬帳。魏晉積蓄。掃地無餘。方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顒

迎于霸上。以征西府爲宮。惟僕射荀藩及司隸劉暾字長升。毅之子。等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安。立羊后。號東西臺。

十二月。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庸下。熾冲素好學。故顒立之。詔穎還第。而以顒都督中外。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王衍爲左僕射。張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時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

漢寇太原西河郡。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漢縣。北齊改高平。今屬山西澤州府。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介休。漢縣。今屬汾州府。

